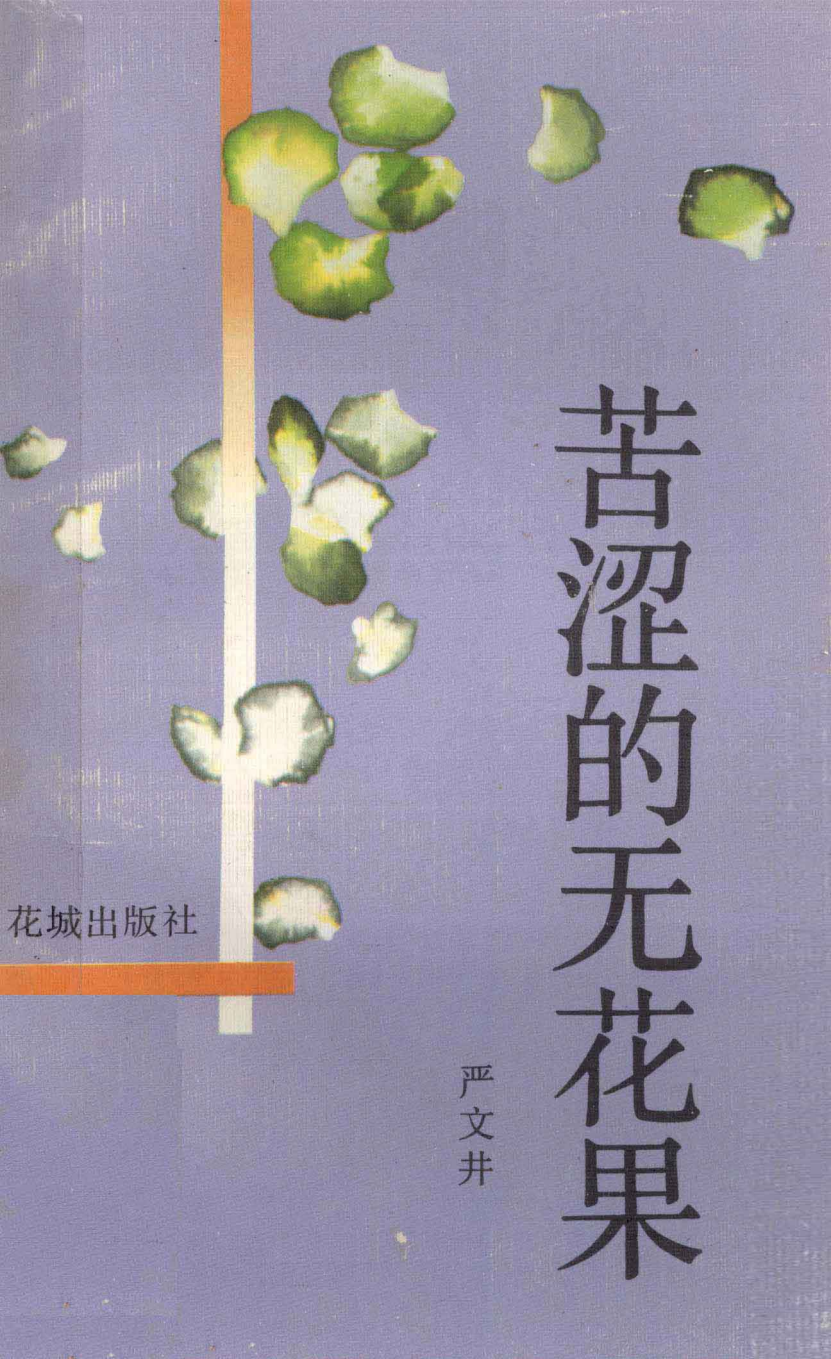


苦涩的无花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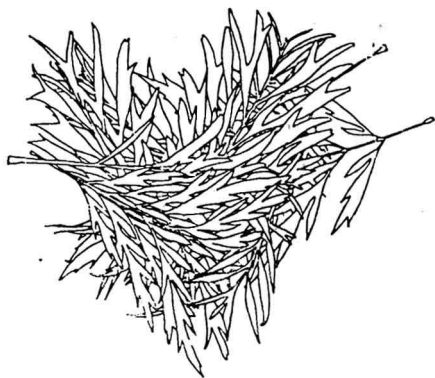
严文井

花城出版社



苦涩的无花果

严文井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苦涩的无花果

严文井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2插页 66,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295-0/I·1152

定价：2.70元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编辑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是我们《随笔》杂志同仁怀抱经年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上亏盈的制约，出版社想出版亏本大的套书，已颇为艰难。出这套小丛书，每种几万字，薄薄的一小册，即使赔本，出版社目前也还赔得起；书小而薄，价钱不高，一般读者也买得起。如此避难就易，总还可以奉献出一些我们自以为于读者、于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益处的书。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吧。

这套小丛书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曰：精。小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早已逾“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作家。他们也是《随笔》的老作者。他们饱经沧桑，承继着我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报国忧民的意识与责任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老作家中的不少人青春焕发，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十二年来我们在《随笔》编辑工作

三曰：杂。这是就小丛书的题材品种与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而言，即在写作上没有任何特定划一的框框，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鱼游鸟飞，各展其长。体现了散文领域的无比宽广，我国散文是极其自由的文体。这套小丛书中，有记事忆旧，有迷人状物，有抒情写景，有旅踪行草，有杂感随想，有读书漫笔，有生活琐拾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但杂中有同，多样中有一致。这套小丛书繁杂多样的作品里，老作家们各各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有个一般中年、青年作家尚没有或尚未达到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学识修养的广博富有，写作功底的深厚扎实，文笔的老到、精练、优美，遣字用词的准确、鲜明、生动。可谓异彩纷呈，珠玉连篇。其中不乏真正的美文佳构。

以上所呈，皆属管见。因仓促间请不到合适而又愿意为这套小丛书写序者作序，我们只好斗胆急急草成此篇小文，权充“滥竽”。诚惶诚恐，谨乞正于各位老行尊和读者朋友们。

《随笔》编辑部

1991年夏暑未消时于广州

释 题

集名不太好听，实亦广告术之一种，反面为之。

“无花果”也不是真的，是“因果”之“果”。我不相信“因果报应”而又说“因果”，大概是自我矛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此事暂不作交代，容以后再说。

“苦涩”二字，有自作的“打油”两句为证：

人生自有苦涩辛酸，
文章岂能一味齰甜。

此“集”得以成行，实赖伟经、牛汉二兄，特此表示感谢。

1992年4月8日

岗位上，一直得到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恳切的鼓励。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佳作惠寄《随笔》刊发。现在收入这套小丛书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先在《随笔》发表过的。我们有幸充当了它们的最早的读者，曾为之感动甚至击节过，并从中汲取教益和精神营养。

二曰：真。首先，真，即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这套小丛书的各种作品的实在内涵。古人有云：“言为心声。”经受过“左”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磨难，深谙“假、空、大”之害的老作家们，在他们的散文篇章中，总是力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貌，力求讲真话，讲出自内心的话。诚然，真话不等同于真理，但真理却永远跟假话绝缘，与真话相连。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们只有未说或言犹未尽或有所保留的真话，但绝无掺假说谎。再说，这些作品的“真”，还表现在作者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和追求。正如巴金所说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道，这些小册子都是阅世久深、甘苦备尝的作者们直面人生，袒露心灵，孜孜矻矻地追求美与光明的真实记录。

目 录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代序）·····	1
释题·····	4

第一辑 人

我作文的第一个引路人·····	2
——记邓精一先生	
悼沈从文先生·····	6
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	12
——记冰心	
关于萧乾的点滴·····	17
张秀亚和她的寻梦·····	29
新风霞给我补课·····	33
试说吴泰昌和他的散文·····	37
“圣诞老人”给青年朋友的祝福·····	42

第二辑 人与文

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	46
——致韩少功	

探索人生真谛.....	52
——序陈祖德的《超越自我》	
正是为了寻求不轻松.....	56
——致黄建中	
题张守义《斗鸡图》.....	61
四月和老精灵的对话.....	63
——序丁小琦的《女儿楼》	
一部奇书.....	66

第三辑 文

贾政不写《红楼梦》.....	72
——序《探索小说集》	
书和“神”和人.....	75
纪念与感叹.....	77
几分灵气 几分傻气.....	79
——《百家散文名作鉴赏》序	
喜新厌旧，势所必然.....	83
——《中国新童话丛书》序	
文学乱谈.....	85
——在《故事报》一个会上的谈话	
牛角尖内所见.....	91
世界对我们仍然有无数谜语.....	93
——《中外名人少年时丛书》序	

颂独到的见解.....	98
-------------	----

——致巢扬

阳光	103
----------	-----

第四辑 文与我

未写完的畸形小传	106
----------------	-----

儿童书和我的家族	114
----------------	-----

——在IBBY东京大会上的发言

我相信.....	123
----------	-----

我的“气功”	133
--------------	-----

我的祝愿	141
------------	-----

第 一 辑

人

我作文的第一个引路人

——记邓精一先生

1927年我在湖北省立第五小学上学。秋季开始，我升入六年级，遇见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教音乐、美术、体育和算术的舒恒圃先生，一个是教“国语”（现在叫“语文”）的邓精一先生。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怀着对这两位先生的深深感激之情；如果说我还有些小小的长处和特点，我认为都是在这两位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才开始形成的；他们送给我勇气，教给我做人，影响了我一辈子。

我一生的职业都几乎跟书和文有关，这里我就先谈邓先生。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邓先生是湖北钟祥县人，当时看起来有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红而且胖的脸庞上显着一种忠厚善良的神情。他从不斥责学生，更别说打骂学生了。他陶醉于每一篇课文，高兴

时，甚而吟诵其中一段。他的嗓门儿很洪亮。

至今我还不很明白，邓先生为什么会喜欢我那些作文练习。我的毛笔字很坏，又不会写文言文。但他对我的练习总是给以好评。

事隔多年，我写了一些什么现在我都忘光了，甚至连题目也记不起来。

只有一个例外，我第一篇受到邓先生鼓励的作文题目我能记住。那是邓先生出的题，叫做《春游》。

邓先生出题的时候，离“五小”全校到武昌郊外那次春游大约已有半年之久，至今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在秋天让我们来回想春天。

那次春游，气派很大，全校师生将近四百人，列成一个长队，打着校旗，整整齐齐走上大街。最神气的是那个大约有三十多人的“笛鼓队”，乐器是大、小军鼓和横笛，走在大队伍的前面，不断吹奏着“清明时节雨纷纷”之类的乐曲，鼓舞我们的“士气”。大街两旁不少人看热闹，使我们感到自豪。我感觉自己好像编进了一支军队中，正在出征，使劲迈开两腿，大步前进。

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跟随着鼓点，跟随着

队伍，在人群中昂首阔步，神气十足的春游。按说我那篇题为《春游》的作文首先应该写这些印象，可是我没有这样做。

我抛弃了声音和热闹，选择了色彩和安静，着力描写城外的那个蓝色的湖，那些红土上的柳树，黄色的菜花，那些在透明的水流中的小蝌蚪，云彩和阳光，透露了我心中的温暖。这些感受，是我在春天多次独自到武昌城外得来的。这不是在写某一次春游，而是在写春天和春天给我的特有的喜悦。可能我还虚构了某些景色，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当然，我也套用了一些“桃红柳绿”这样现成的词句。总之，我忘掉了那个大队伍，和那支神气的笛鼓队。我独自一人在遨游。

卷子发下来了，邓先生在文字旁密圈密点，最后还写了一个富于情感的好评。可惜时间太久，我忘掉了这个总评的文字。

这篇作文被评为全班第一，以后还传到校外去了。

邓先生没有说我忽略了全校的那支壮观的队伍。

邓先生这种不拘一格，不强求学生应该如

何如何写的教学方式，使我以后更加大胆，更加不受拘束地来写我的每一篇作文。

此后，我就不害怕作文，反而把作文当成一种乐趣。

现在我想，邓先生这样做，实际是在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和想象力，提倡一种自由写作的风气，他那副厚厚的近视眼镜后面实际是一双有远见的眼睛，他有一颗诚实而智慧的心。由于他的启蒙，我在以后长期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中，总还是摸索着按照自己的特点来走自己的路。

离开小学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见到邓先生了。如果现在他还健在，应该是一百岁上下的老人，而我也不年轻了，我想是无法再见到他了。

我的报答，只有努力学习他，也许才能够表达一二。也许我终于学不会，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唉！

1991年秋作，1992年春修改

悼沈从文先生

1935年秋天，我接二连三寄了几篇习作给沈从文先生。当时他在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星期天版。当然，我有投稿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想让这个风格独特的美文家看看我的文章，了解我的一些情感和情绪，得到他的认可。我这行为是一种幼稚的冲动。正当我对这一点有所认识而开始后悔的时候，某天忽然得到从文先生一封短简。他批评我写得太多太快，劝导我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学会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提到我那些小文章的下落。

这封短简对我一生可是一件大事。对那几句近乎冷冰冰的话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反复玩味他那唯一的要求。从此以后，我就照着他的话做，写了文章不急于寄出，先挑挑毛病，修改几遍之后再说，终于逐渐从修改中体会到了写

作的艰难和乐趣，但那都是后话。

从文先生没有在他主编的刊物上采用我的文章，可是也没有枪毙它们。没过多久，我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这不用多想就能明白是经过谁的手转去的。

1936年春，由萧乾同志代表天津《大公报》来北平请青年作者们吃饭，我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先生。我没想到他是一个非常瘦弱文雅的人，一点也不像是当过兵的。他不会喝酒，也不健谈，老是微笑。也是这一次，我结识了张桂（屈曲夫）、刘祖春、胡昭衡（李欣）、黄照、田涛等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和年纪较大的杨刚、李君彦（李威深）等。

此后，从文先生大约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邀约这批年轻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聚集一次，喝茶并交谈。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开座谈会。不过每次座谈都没有主席和议题。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从文先生。

这群人当时都不善于言谈，更不会长篇大论，大家谈了些什么，今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